

“厦门老太太”陈少勤： 我的活力都来自艺术

近日，鼓浪屿当代艺术中心KCCA展馆里，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，正以一个点为圆心，呈圆形围绕。这个圆心正是74岁的当代艺术导览员陈少勤。

陈少勤1950年出生于福建厦门，2008年在北京带孙女，开始接触当代艺术。如今，她已有8年的当代艺术导览经验，当过展览评委，也做过大众策展人，拥有大量粉丝，还是一位网红，但她仍然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厦门老太太。

头发随意用皮筋一扎，脚踩一双小白鞋，瘦瘦小小的，偏偏声音清晰有力。在她生动的描述之下，一件件看似晦涩难懂的展品，豁然亲切易懂起来。近日，笔者者近距离与这位充满反差感的老太太，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。



从不懂艺术的老人 到当代艺术导览员

当被问及怎样跟当代艺术结缘的，陈少勤说：“我儿子在北京读的研究生，毕业后就留下来了。2008年，我到北京帮忙带孙女，自此也成了个‘北漂’。”

那时，陈少勤孙女的幼儿园就在某艺术区对面。孙女下午放学后，陈少勤就带孙女在周围逛。那个时候，陈少勤也不太懂画廊是做什么的，不同的雕塑是在表达什么。有一天逛到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门口时，被通道处的三条红色恐龙吸引，陈少勤就带着孙女走了进去，这一进去，就出不来了。那场展览中，有一个用香灰做的五米高的大佛像，是艺术家张洵创作的《七窍生烟》，陈少勤平生头一次被艺术作品震撼到了。后来陈少勤经常带着孙女去看展览，再后来花了500元办了一张会员卡庭卡。

陈少勤说：“那时我的退休金才3000元左右，但我觉得很值，艺术中心里的展览、电影都可以免费看。”

2016年的一天，陈少勤去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看英国国家剧院的全英文原版戏剧影像，散场时，有人把她拦下，问她要不要当志愿者。刚开始陈少勤没什么底，自己初中毕业，退休前种过地，当过工人，做过外贸，唯独不懂艺术。但对方说讲解员不一定都得是精英、高知，讲解员应该来自大众，才能接近大众。陈少勤把对方的话都记了下来。后来才知道那天拦下她的人，是馆里负责志愿导览工作的王梓。回去想了很久，那年9月12日，陈少勤给王梓发去了自己的个人简历。

从深受喜爱的讲解员 到大众策展人

一篇有关陈少勤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：在一次展览中，一群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分组参观，随着导览的深入，其他组的学生也被吸引到陈少勤这组来。那么，陈少勤是怎么做到从一个“对



▲陈少勤在“谢南星：香料”展览现场为观众导览。

当代艺术一窍不通”的人，到吸引了这么多粉丝的？

陈少勤说：“曾任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CEO的薛梅说过，艺术是为了人民的。美术馆的存在是为了让大众走进来，讲解员要来自大众，才能接近大众。我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导览定位——说让人们都能听、爱听的导览讲解。”

这篇报道中提到的展览，就是2019年马修·巴尼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中国首次个展“堡垒”。那次陈少勤带其中一组20个学生。走着，说着，听着，其他组的学生都跑来她这一组，就连4个带队的老师都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。他们围着陈少勤问，为什么能把这么晦涩的作品，讲得这么好？那天陈少勤很开心，这样的评价和认可一直是她想要的。

陈少勤记得自己导览的第一个展览，是“曾梵志：散步”。那时陈少勤刚刚正式成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志愿导览员没多久，她收集、整理了大量资料，从艺术家的作品到生平，从创作背景到表达情感。背完馆内准备的资料是“固定动作”，穷尽式掌握周边资料是“自选动作”。最后，陈少勤把艺术家和展品的故事，都融进导览里，带着大家像听故事一样，去品味每一个展品。有一次，曾梵志带着朋

友来观展，陈少勤抓住机会“旁听”。后来，陈少勤的导览讲解里就有了“独家”，比如会跟观众解读，为什么有幅画上的曾梵志签名是双重痕迹，是因为艺术家激动了就拿两支笔来签。

陈少勤看了很多当代艺术的书籍和画册，订阅了上百个当代艺术的公众号，几乎每天都要花五六个小时充电。看得眼花了，就听声音。陈少勤觉得对待每一次展览，都得像对待最重要的那次一样。

从2016年到现在，陈少勤解说过曾梵志、徐冰、邱志杰、曹斐、王光乐、宋冬、安迪·沃霍尔、毕加索、马蒂斯、马修·巴尼……其中一些先锋艺术家，像马修·巴尼，国内观众鲜少接触。陈少勤要做的，就是尽最大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拉近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心理距离。

今年陈少勤的身份又多了一个，成了“集合——加埃塔诺·佩谢个展”的大众策展人。“你看，我离当代艺术也越来越近了。”陈少勤说。

从追展的“粉丝” 到被艺术家认干妈

自2008年后，陈少勤的主要生活地变成了北京，一年回厦门探亲两次。这次是在艺术家邱志杰的推荐下，专门应鼓浪屿当代艺术中心KCCA展馆邀请，为“老灵魂”个展而回的厦门。

陈少勤爱厦门，爱这里的山、这里的水、这里的人，甚至是这里的空气。这里还有她心心念念的老母亲和家人。能回到厦门，来到鼓浪屿工作，让她觉得很幸福。

陈少勤说：“说起与邱老师的相识、相知，也是一段奇妙的缘分。2019年，我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导览他的‘寰宇全图’展时，还只是他的‘粉丝’。大概半个月后，邱老师找到我，才知道我俩还是老乡。我从2016年开始就在追他的展，是他的粉丝。这次‘老灵魂’个展开展仪式上，邱老师正式提出想认我当干妈。

哎呀，我吓一跳，我说你那么大个艺术家，我要给你包多少红包才合适啊！这次邱老师的亲哥哥也来了，说我很像他们的妈妈。”

从艺术中汲取养分 到用艺术鼓励他人

陈少勤的笑有一种感染力，让人能联想到晨光的温暖，她总是那么乐观。

陈少勤说：“我要感谢艺术。如果没有艺术，我就没有可以面对挫折的境界和面对磨难的力量。我从小就不服输，在车间当钳工时，去参加全省汽车行业巡演；35岁开始自学英语，37岁那年参加国家自学考试，一年之内考过全部课程，获英语大专文凭……后来我又去做外贸生意，靠自己的努力积累了一笔财富。”

但后来，陈少勤经历了一系列家庭变故，她前半生置下多套不动产，最后竟没给自己留下一小间，这一切曾让她觉得是人生最大的败笔……但是对艺术的爱，让陈少勤忘掉了这些痛苦。

陈少勤说：“在艺术馆里，我天天面对的是美的艺术，每天跟观众分享的都是美与力，苦难的打击渐渐也就淡化了。”

陈少勤在一次导览时遇到一名中年女观众，听完导览后抱着陈少勤就哭。原来她也是个艺术爱好者，也是艺术馆的会员，但生病后就把自己封闭了起来，听到陈少勤说的一些经历后深有感触。陈少勤对这个观众说：“你不出来走走，不是天天越想越苦吗？”听完陈少勤的话，观众说自己很惭愧，要重新走出家门，重新让会员身份“活”起来。还有一位心理工作者，总是遇不到好的案例，心里一直郁积情绪，听过一次陈少勤的导览后，便成了陈少勤的粉丝，直言要把陈少勤当成他的心理疏导师。

陈少勤说：“有个艺术圈的朋友曾抓拍过一张我的背影，配文是‘正面70+，背影17岁’。我想，我的活力都来自艺术。”

□房舒



▲作为策展人，陈少勤在“集合——加埃塔诺·佩谢个展”现场为观众导览。